

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汉译精品

政治经济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 思想传统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Hannah Arendt

汉译精品 · 政治经济

# 马克思与西方 政治思想传统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阿伦特(Arendt, H.)著;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12

(汉译精品. 政治经济)

书名原文: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ISBN 978-7-214-04517-1

I. 马... II. ①阿...②孙... III. 马克思主义-关系-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A81②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9450号

书 名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著 者 【美】汉娜·阿伦特  
译 者 孙传钊  
责任编辑 刘 焱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狮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17-1  
定 价 16.8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译者说明

本书是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讲座的手稿 *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翻译的。该手稿 2001年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页刊登,成为可以自由阅读、下载、翻译的公共资源。

20世纪40年代末,阿伦特调整了原来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写作计划,在撰写第三部分的时候,注意到与纳粹种族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含有的西欧政治传统的要素,因此,世俗世界难免被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诱惑,于是,她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研究。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来看,虽然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地思考马克思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的,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条件》中系统地表述出来。本书手稿里的观点、内容也正反映了她在那个时期思想体系形成的要点。这些手稿,以及阿伦特去世后后人整理编辑出版的她与雅斯贝尔斯、海因里希·布鲁希尔、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玛丽·麦卡锡等人的往来书信,以及《精神生活》和上述《思索日记》等文本,对于全面、准确阐释阿伦特政治思想,了解她思想发展的轨迹,是非常重要的—手材料。而且,因为是大学授课讲稿,所以相对于她的其他完整的著作而言,行文平易,要点更加简扼,容易理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及其一流大学的教学风景的

一个片段。

关于手稿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作如下说明:

根据阿伦特自己在手稿上标记的页码,译文中也同样以该数字标记。凡是原手稿第一页没有标记页码的,都标记为:1。

原则上按照阿伦特标记的数字顺序翻译,阅读时发现原手稿叙述顺序衔接问题,根据上下文文理逻辑重新调整、编排,依然按上述方法标记原手稿的页码。

另外,正如《精神生活》的编辑者玛丽·麦卡锡在《精神生活》的编者后记中所说的她整理、编辑手稿时遇到的困难一样,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阿伦特原文表达思想的时候,许多想法出自追溯西文的词源(希腊文或拉丁文),这些词演变成英文后,词义都在现代语境里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翻译成汉语,在汉语语境中要确切对应表达也很困难,所以,这里还要对文本中频繁出现的阿伦特政治思想中几个关键词的译法作点说明。

(一)阿伦特著作中的 action 一词,国内学术界一般翻译成“行动”。因为阿伦特的文本中这个词是特指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活动”,译成“行动”的话,在汉语语境中不很贴切。另外,阿伦特著作中特指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活动”(action)作为人的条件,和维持生命不得不实施的生产劳动(action),在政治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出于更明确表达这种区别之需,根据上下文,把后者翻译为“营生”或“营生活动”。

(二)国内学术界,一般把阿伦特著作中的 labor、work 都翻译成“劳动”或“工作”。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劳动(labor)是维持生命的营生,伴随着劳苦,和工作(work)的概念是有区分的。而且,古希腊语中的“工作”,即 poiésis 一词本义更接近“制作”的含义。制作意味着按照自己的设计去实现,近代产业社会,当这种制作深入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时,就变得非常危险了,是与极权主义倾向有联系的。

所以,遇到阿伦特文本中与这个特定概念阐释对应的 work 的场合,一律翻译成“制作”。

(三) speech 本意是“说话”、“演说”,阿伦特著作中许多地方此词是被作为“对话”含义使用的;在古希腊,此词作为“对话能力”和“人类多样性”来使用,既指与他者的对话,又指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本书中,一般都翻译为“对话”。

第二,因为阿伦特遗稿中引述他人原著的引文,没有标清所用版本或所在的卷、章、节及其页码(特别是马克思的著述),无法查对原著及其中译本相应的段落,所以,本书只能按照手搞字面译出,敬请读者谅解。

# 目 录

译者说明·····	1
-----------	---

## 第一手稿

卡尔·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	3
--------------------	---

1. 传统继承的断绝·····	3
-----------------	---

卡尔·马克思与西欧政治思想传统——近代对传统的挑战·····	16
--------------------------------	----

I·····	16
--------	----

II·····	46
---------	----

III 法与权力·····	53
---------------	----

第一手稿中的断片·····	70
---------------	----

## 第二手稿

序言·····	81
---------	----

第一部分·····	87
-----------	----

I·····	87
--------	----

II·····	94
---------	----

III·····	97
----------	----

IV·····	102
---------	-----

第二部分	111
第三部分	124
第四部分	155
第五部分	170
不能归纳的单页手稿(断片)	188
第六部分	194
第六部分(a) 概括	210
I 两个假设	210
II	211
III	212
IV	212
V	213
后记	215



第一手稿



## 1. 传统继承的断绝<sup>①</sup>

要对卡尔·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点什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对晚近已经在民族国家取得政治上平等和合法参政权利的工人政党有着极大的直接影响。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无视在他故去后还没有延续到 20 个年头,他的影响力再度逐渐上升。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广泛的影响从稍微有点落伍于时代的、严格定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大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所有领域。但是,近年来已经能频繁看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并不是因为放弃了他的思想及其导入的方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已被过分权威化了,成了公式化的东西,因而人们也已经忘记了马克思思想的源头。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件颇具学术性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工作如同如何处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样困难,或者说,即使没有达到处理尼采那样的难度,也至少有如同阐释克尔恺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那么艰难的程度。赞成与反对马克思的学派斗争实在太激烈了,而且这种论争中产生的误解也实在太大了,甚至激烈到了搞不清楚在争论什

么、涉及谁的那种地步。在讨论马克思的时候,难度更大。因为这种困难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被还原成政党之间的冲突的立场。赞成马克思的都被看成进步的,反对马克思的都被看成反动的。

围绕马克思的论争,不仅涉及政党政治,也不仅涉及国内政治,还涉及世界政治。但是,马克思的个人形象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被人们引入政治舞台,而且,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即不可争辩的一个重要事实:最初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参与实践的政治家,或作为一个职业政治思想家,却对一个大国的政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政治支配的全领域中占了那么高的比例。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据此,马克思的思想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的诞生描绘成最好的政治统治,成为一个国家公式化了的目标,也成了全世界政治运动的公式化了的目标,使得政治活动随着哲学思考严密规定的方向发展——柏拉图(Plato)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柏拉图在西西里僭主狄奥尼修斯(Dionysios)的宫殿里没有实现的梦想,在马克思去世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的礼赞,乃至那些被称做俄共(布)的知识分子的颂扬的双重作用,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而不是来自苏联自身产生的影响力。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传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遮掩和隐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真实的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居于何种地位?一旦要追问上述问题的话,面临这种质问,马克思主义就会遇到障碍,乃至完全达不到那种影响力了。但是,与所谓的黑格尔主义等一样,与以一个思想家来命名什么、什么主义、某某思想,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流传,连马克思自身不存在的东西都会受到赞赏或非难。在这几十年中,马克思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发明者”而受到高度赞扬,或引起极度愤慨,实际上,这

并不是他的“发明”(阶级斗争作为既存的事实,不是被发明,而是被发现)。他不仅不是发明者,连发现者也算不上。近年来有人责怪由于马克思的影响,自由变得难以实现了,所以,有不少人企图摆脱由马克思这个名字带来的不吉利,开始忙于证明马克思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比如,竟然考证起阶级斗争这个概念的出典来,是何等滑稽。人们发现,已经不需要追溯到 18、19 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需要追溯到 17 世纪的政治学家,他们只会想起亚里士多德(Aristotelēs)活着的时候,已经存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了。即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穷人的统治隐含着民主制度的本质;富人的统治包含了寡头制度的本质。而且还更加强调这样一点——人们放弃了到今天为止的把多数人的统治作为民主制、把少数人的统治作为寡头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即使穷人少于富人,属于少数,因为是穷人统治,所以仍然称做民主制;反之,即使富人人数比穷人多,只要处于统治地位,就被认为是寡头制度。把这两种政体作为基本概念用于阶级斗争论述的话,没有再比使用“阶级斗争”这个词语更能够确切表达其政治正确性的方法了。而且,马克思的功绩不是在把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经济的事实提升到历史领域这一点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他之前,就从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那里发现“马上的世界精神”,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登场了。

我们今天直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与围绕他的那种影响和优势的学生们的争论相比,远为深刻。这里不仅明摆着极权主义的一种统治形态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而且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硬批评中,把极权主义视为由马克思主义直接发展而来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为严重的指责。这种指责,如同尼采、黑格尔、路德(Martin Luther)、柏拉图等人往往被指责为纳粹主义的祖先一样,也是很难简单地挥之而去的東西。虽然极权主义今天已经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纳粹版本确实是与类似的各种潮流并行发展起来的。即使完全是别的类型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的发展搭便车,也是事实。

所以,布尔什维克的统治特别带有极权主义的侧面,假如由此只是一味指责马克思,马克思就不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证明: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以列宁主义为根据的解释,是由斯大林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改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远比那些纳粹主义和被认为与之有关的先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在最近几年中,认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而把马克思看做极权主义统治之父的观点流行起来。即使进行这种论证的人中间,几乎也没有人注意到,要让马克思担负起极权主义的责任的话,必须联系到西欧的传统,西欧的传统本身会必然归结成极权主义这样巨大的新的统治形态。如果要评价马克思的话,不能不涉及西欧思想的传统,批判马克思的很多新人们自负的保守主义本身,与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见到的那种革命主义一样,也经常会陷入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少数注意到马克思思想源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中特殊的潮流来阐释。他们想起了基督教中最古老的宗派,即把它比附为今天有时被叫做诺斯替教的宗派——西欧异端的传统潮流来阐释。但是,这样就把极权主义当成从西欧传统中直接产生出来的东西了。然而,这种从西欧直承的传统能产生的破坏力是有限度的,所以,这种阐释的尝试不得不陷于失败。所谓的乌托邦让位于以下的世界,如果不认为能够拿地上的尺度来测量、判断地上的东西的话,那就如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循环论证那样,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限定在“内在论”里进行评价了。马克思的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

从而,上述曲解的错误,既不在于马克思被人轻率地攻击,也不在于他的学说及其提出的问题被轻率地表达。假如是说后者,那么如同在后面见到的那样,马克思正是最早发现产业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的人。因此在歪曲了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处理当今日益紧迫的问题所需要的重要素材和帮助,这种极端恶化的事态毫无变化。它并不像纳粹的种族主义那样,是自己随便制造、宣称的东西,可以追寻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真正源头:很明显,它源自西欧政治思想的传统。这一点就是问题的深度所在。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将(西欧)传统与极权主义的统治形态连接起来的中介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要从西欧传统血脉中直接推导出极权主义的许多尝试,即使不是徒有其表,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们往往一边粗率地表面上放弃了马克思的名字,一边在无意识中接受其学说带来的东西。与此相反,在认真讨论本来的马克思的时候,就孕育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危险:一个是即使暂且不论马克思本身思想和用词的艰深,也必定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种种潮流产生疑问;另一个是不得不讨论马克思自己也继承并与之斗争的、我们自身传统孕育出来的各种问题。换言之,如果要讨论马克思的话,不仅要讨论产业革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讨论18世纪政治革命以后的时代存在的、能涉及到的近代世界的传统思想。而且,还有两个与世界上狭义的政治事件相对独立的、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是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他热衷于这两个新的主要难题。

首先我们来看**劳动**!在我们的历史中,当政治上的平等扩大到工人阶级的时候,传统的政治范畴绝没有预想到这样的状况。也许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继承断绝了。至少马克思是把握住这样的事实,感觉到没有世界根本的变革,工人阶级便不可能解放。这一点,马克思的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弱点并非在于马克思自己考虑的所谓非科学,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看做是无权利、贫困的群体,把为了他们的解放的斗争看做是为了社会正义的斗争。基督教自古以来对邻人之爱的信念逐渐发展成社会

正义的激进的理念,在仅仅是被作为使得贫乏的各种形态偃旗息鼓的预防手段的时代,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不适用于社会群体,只是可能对个人发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它都“落后于时代”。马克思所持观点:首先,在近代社会,劳动本身遭遇决定性的变化;其次,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从而,第三,劳动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价值的源泉,而且所有的人类不管其阶级出身都面临迟早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命运,不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的人,就被社会视为寄生虫。换言之,当工人阶级刚取得这样那样的权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预言这样的时代的到来:不是根据阶级,而是根据与阶级对应的阶级意识及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宣告不是工人阶级的人就不具有任何权利、甚至不具有生存下去的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这个过程最终归结当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的职业全部被废除,而是意味着把所有人类的活动,修正、解释为劳动的活动。

其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进入人类思考的领域成为绝对的东西的时候,或许也就可以说几乎是到了传统的继承断绝了的地步了。首先踏出这一步的,实际上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从整体来说是历史哲学,他所有的哲学思想和其他的思想都在历史中消解。甚至黑格尔的逻辑也被历史化。而且,因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观念,使得自然也被历史化了之后,可以看到能够抵抗对历史观念进行的激烈攻击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从这样的精神状况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企图极其贴切地也是完整地废黜历史的尝试。要谈起历史,在故事的意味上就是当其终结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明了的时候。从而,在黑格尔的思想里,终结只能是与真理相同的。在他那里的真理,是所有东西终结了的时候,或者是接近终结的时候,才能开始得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学习真理。黑格尔就哲学一般的论述,犹如哲学跳跃到黄昏那个时点上,但是,那只是适合论述历史哲学。即这种观点适合论述历史,与历史学家的观点吻合。黑格尔能够这样大胆地叙说这种学说,不用说,是因



为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发端,也就是说,希腊哲学是与城邦国家消亡、希腊历史光荣终结一起开始的。今天我们与其说是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作为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倒不如说是作为终结来看待的。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是在城邦国家达到全盛时期,或者说正要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样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实依然是西欧哲学传统的创始人。而且,他们的开创,与希腊哲学思维的起源是不同的,不仅是政治的东西全部终结时的产物,而且正是以下问题出现时的产物。所谓的问题就是:若要在城邦里生活下去,怎样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而且这个问题马上就能够置换为与我们当今时代惊人相应的问题,即:是否能不在城邦里生活,在非政治的状态(apolity)里生活?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能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中生活?换言之,我们以人生为代价来获得真理。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样,从这种将所有的知性范畴历史化、将人生与真理对立起来的思维中,可以看到所有人生与精神对立的、各种各样的近代思维形态的源头。这在尼采的思想中特别明显。

出现于 18 世纪末、在 19 世纪被完整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劳动问题是与政治的侧面对应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与知性问题相对应的。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要在理论上给一个定论,慢慢地变得困难起来了。我们只要还生活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依然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今天马克思仍旧对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只在观察 20 世纪发生的各个事件的时候,是个例外。20 世纪发生的各个事件,带来了极权主义统治这样一种完全崭新的政治体制。在历史延续的意义上,传统遭到了断裂。这种崩溃造成了按照传统的思维范畴不能理解的、史无前例的制度和政策的诞生。而且,根据这样的制度与政策形成的“犯罪”,是既不能依据传统的道德规范加以制裁,也不能根据所谓“汝勿能杀生”的那种既存的法律,在已有的文明的法的框